

• 福建文史丛书 •

稗海求知录

王枝忠 著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

· 福建文史丛书 ·

稗海求知录

王枝忠 著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

书 名 稗海求知录

作 者 王枝忠

印 刷 福州东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12.75

插 页 2

字 数 32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福建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

（闽）新出（2011）内书第 44 号



封面题字者与作者合影

《回都别记》三题

王叔忠

《回都别记》问世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没有得到重视，因而存世资料极少。这些年来，此书逐渐引起注意，特别是治回都文化的研究古代文学者的关注，这固是天上事。但是，却不幸地陷于治系益繁的怪圈，而且随着近年所谓“《回都别记》热”的升温，越来越浓厚的迷雾团团包裹着它。这其间既有因读者不察而误信讹，更令人遗憾的是，也不乏明知其非而有意虚构。比如一些所谓消息、证据，从而使这本老书的信息更加混乱。比如矛盾，给本书的正确认识、解读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陷阱、迷魂阵、绊脚石。时至今日，为了《回都别记》

作者手迹

《福建文史丛书》编辑室

主 编 卢美松

编 辑 陈伟庄 刘可仪 连天雄

魏定榔 黄 曦

丛书前言

福建地处东南一隅，夙称“海滨邹鲁”、“文献名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八闽大地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自唐宋以来，经济、文化取得长足进步，英才辈出，学者云屯，名著山积，虽屡经劫火，仍多遗珠。其中不乏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的闽人著述和闽事文献，这些流传下来的重要典籍，有的度藏于各地图书馆，有的由私家收藏，有的流失于海外。这是一宗十分宝贵的福建历史文化遗产。

福建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共享中华文化惠泽的同时，理应共同担负起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的重任。在闽人著述和闽事文献中，无论是对八闽大地风物、风情、风俗的记述，还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追思与评述，都蕴含了有关福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情民俗等的大量信息，彰显了福建独特的地域文化面貌。传承优秀文化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既是源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之情，也来自对当前社会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认知。众所周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要使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文史研究成果寿世行远，“必藉于文”，须载于籍。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作为福建省文史研究的一个专业机构，理应为全省文化建设作出贡献。为此我们整理出版上述文化遗产，并定名《福建文史丛书》。丛书内容既包括历史上的闽人著述和闽事记载，也包括当代的闽人著述和闽事记载，特别是本馆馆员的著述。本馆于1953年1月成立至今，先后聘任馆员（含名誉馆员、撰述员）总计348人，多是学有所长、艺有专精、年高德劭的文化名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历经社会沧桑，充满爱国爱乡情怀，从各自的视角，论史叙事，将自己的学识和见解形诸笔墨。他们所记述的亲历、亲见、亲闻的人与事，为今人和后人留下反映历史变迁和时代风貌的宝贵资料。

整理出版《福建文史丛书》，并非陈陈相因，不加选择，而是古为今用，与时俱进。为此，我们努力挖掘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和新的资料价值的文史著述。尤其要重点整理出版那些“文直而事核”或“文赡而事详”的文稿。在当今社会急速变化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整理出版文史丛书将能带给读者以新的理性的阅读感受，体会福建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也是治疗学术浮躁和著作急就的良药。

编印《福建文史丛书》，事繁且钜，至祈社会各界襄赞，并对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惠赐宝贵意见。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

序

我和枝忠是很有缘分的。我们是同学、同乡、同行，还有一个相同的经历，我们从北京大学毕业后都在西北（我在兰州大学，他在银川宁夏社会科学院）工作十多年，然后回到家乡福州。

因为同行，都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早因文章而相知，在学术研讨会上相识，当他也调回福州大学工作时，就成为来往频繁、互相帮助的挚友了。

枝忠的古代小说研究是有较大成绩的，面比较宽，也比较深入。说他的研究面比较宽，是指他的研究领域既涉及文言小说也涉及白话小说；既涉及短篇小说也涉及长篇小说，近来还把研究领域扩展到地方文学、文献的研究，如《闽都别记》研究、谢肇淛研究等。说他比较深入，是指他在小说史、《聊斋志异》和凌濛初“二拍”、《三国演义》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不小的成绩。在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倡导和支持的“中国小说史丛书”中，枝忠承担了《汉魏六朝小说史》的写作任务，于1997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深受学术界的好评，至今仍是最有分量的一部汉魏六朝小说史。收在这部文集的《颜之推与〈冤魂志〉》等文章是他近年研究汉魏六朝小说的新成果。他是《聊斋志异》研究有贡献、有影响的专家，1990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他

的《蒲松龄论集》。《聊斋志异》研究的权威袁世硕教授对他的研究成果作了充分的肯定。袁先生认为枝忠在蒲松龄生平考证方面，“虽然并不够多，但却应该说是有所发明，有所贡献”。袁先生还肯定了他对《聊斋志异》与清初文字狱关系的辨析、《促织》一文手稿本和青柯亭本一段文字的区别以及对唐传奇发展轨迹的分析等文章。收在这部论文集里研究《聊斋志异》的文章也占有相当的分量。《蒲松龄笔下的“双美图”》是一篇很深入探讨蒲松龄心灵世界的文章。它通过对三种类型的“双美”故事分析，指出它“揉进了本人许多生活经历，混杂着作家十分丰富而又复杂的思想感情”。“通过对它们的深入探讨，也许可以找到打开蒲松龄心灵世界的通道，了解此公内心深藏着的某种秘密或是潜意识”。我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书中把它列为20世纪《聊斋志异》研究的重要论文之一。文集中《聊斋东传二百年史述略（上）（下）》等文章，全面介绍了《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情况，对《聊斋志异》在国外影响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他对凌濛初“二拍”的研究，也有创见，是对“二拍”在小说史上的意义比较全面的论述，因此，我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作了重点介绍。

枝忠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活跃人物。他不但在科研上很努力，而且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始终奋战在教学第一线。有好几次，外地学界朋友来了，我们请吃饭，打电话邀他，都碰到他有课。现在在高校重科研、轻教

学的倾向是无可讳言的，教学吃亏论不脛而走。有的教授十多年没给本科生上课，而毫无羞愧之心，还以自己的一点科研成果而骄人傲人。所以，我认为枝忠忠于职守、甘为人梯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我第一次见到枝忠时，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么多年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他还是那么朝气蓬勃，生龙活虎。但是一想，他也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了。我不久前到哈尔滨看望了张锦池兄，他身体不太好，为他曾对我们的恩师吴组缃先生发下的宏愿：完成四大古代小说名著的研究还没有完成而苦恼（他已完成了《西游记考论》、《红楼梦考论》。《水浒传考论》已完成，即将出版。说实话，他的成就远在我和枝忠之上）。我很理解锦池的苦恼，这也是我、枝忠和我们这一代学人共同的苦恼，因为我们宝贵的青春年华荒废太多了，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没有懈怠，我们在奋力直追。但话又说回来，人生苦短，要做的事总是做不完的，尽力了，也就是了。所以，在这篇短文结束时，愿枝忠、锦池和朋友们多多保重吧。

齐裕焜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日

书于芙蓉园寓所

目 录

丛书前言

序 齐裕焜

关于汉魏六朝小说的几个问题 (1)

关于两部《搜神记》 (16)

中国第一部轶事小说

——晋代裴启的《语林》 (25)

试论王嘉的《拾遗记》 (30)

刘义庆与怪异小说 (37)

颜之推与《冤魂志》 (45)

唐代传奇与科举 (52)

谢肇淛评传 (59)

谢肇淛文言小说《麈馀》考论 (68)

谢肇淛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 (77)

蒲松龄评传 (90)

蒲松龄笔下的“双美图” (102)

波澜迭起 环环相扣

——《聊斋志异·宦娘》描写艺术管窥 (115)

《聊斋志异》抄本残卷一种 (118)

聊斋东传二百年史述略(上) (125)

聊斋东传二百年史述略(下) (133)

评藤田祐贤教授的聊斋研究 (144)

论冈本不二明教授的《聊斋志异》研究 (158)

八木章好先生的聊斋学研究评议 (170)

创业艰难百战多

- 论东吴创业的艰难曲折及其原因 (186)

诸葛亮的悲与喜 (196)

论司马懿 (213)

顺昌“大圣”信仰与《西游记》 (222)

顺昌“大圣”信仰田野考察报告 (231)

顺昌“大圣”信仰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 为《海峡两岸齐天大圣论坛文集》而作 (247)

凌濛初评传 (250)

凌濛初的新贡献

- “二拍”平议 (269)

试论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 (280)

《闽都别记》与《聊斋志异》 (289)

论《闽都别记》作者的传统文化修养

- 《闽都别记》作者蠡测之一 (298)

重视方言小说的研究

- 以《闽都别记》为例 (306)

怎样读《闽都别记》(讲座稿) (315)

《闽都别记》三题 (331)

区域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 评陈庆元的《福建文学发展史》 (336)

地域文学研究的新突破

- 评陈庆元的《文学:地域的观照》 (340)

颇见功力的《薛绍徽集》点校 (342)

地方文献整理的新收获

- 喜读苗健青点校的《闽中十子诗》 (344)

填空补阙 祛疑订误	
——评《蒲松龄生平著述考辨》	(346)
总结既往,嘉惠将来	
——喜读《三国演义大辞典》	(352)
于无声处听惊雷	
——评欧阳健的两部红学辨伪专著	(356)
还“红学”以本来面目	
——读欧阳健新著《还原脂砚斋》感言	(362)
评吴伟斌的《莺莺传》研究	(372)
却顾所来径——改革开放与我	(378)
长相忆,在北大	
——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创系一百周年而作	(382)
我与蒲松龄的海外缘	(388)
编后絮语	(392)

关于汉魏六朝小说的几个问题

在古代小说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汉魏六朝处于从发轫到初步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小说发展的诸多问题从浑沌逐步走向清晰的时期。因此，探索、研究这一时期小说发展、演变的轨迹，总结其中蕴含的规律性内容，对我们审视、把握古代小说在其后的走向、规律，有不容否定的意义。

一、关于小说观念

小说一词早在战国中后期《庄子·外物》篇中就已出现，但只是指一种卑之无甚高论的琐屑言论、浅薄道理。与我们今天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形式的小说根本不是一回事。真正从文体的角度把小说作为一个独立门类加以标榜的，是在汉代。不论是桓谭、张衡还是班固，也不管他们的说法有多大差异，但都是在文体的意义上使用小说一词，分别对这样一种在当时属新出现的文学体裁的内涵、外延、作者、功能等方面，谈了自己的认识。

桓谭《新论》曾说：“若夫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①可见，他不但已视小说为一家之言，而且对其形制、内容和作用都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首先。它是合丛残小语之作。也就是并非阐述大道，乃属“小言”范畴。其写作特点为近取譬论，就是用某个故事、某种譬喻来阐述一定的道理，换句话说说是用形象来说理；形象是手段，说理为目的。重点当然是落在后者。其形制特点则为“短书”，用今天的话来说，则属于非儒家经籍类的普通著述。至于其功能，虽对治国平天下之大道无补，但有益于修身齐家。

^① 转引自《文选》江淹杂体诗《李都尉从军》李善注。

后《新论》而出的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在——列举十五家小说之后，加以总结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为，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尧狂夫之议也。”显然，他同桓谭的观点很接近。如也认为只是“小道”，但并非一无可取。只是上述这段论述几乎不涉及小说本身，但从其此前所开列的十五家小说及其注释中，我们还是可以约略窥知一二。凡是有“说”、“考”缀于篇名中的六家，当为记事又考论者；其余九家都应该属叙述体。其中既有“考周事”、“古史官记事”之类的历史载籍，也有如《百家》这样“浅薄不中义理”的杂记琐语，还有“其言黄老意”、讲说封禅事、道家养生术直至“医巫厌祝之术”。总之，从题材内容上看，相当庞杂。

作期稍晚于《汉书》的张衡《西京赋》也曾提及小说，原文是：“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这里虽然没有涉及小说的内涵与处延，具体作品也只是举出班固已在《汉书》中收录的《虞初周说》一种，但足可表明张衡心目中的小说究竟为何物了。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把以上三家之说作一归纳，找出汉人对小说的几点共识：

- 一、它只是“小道”，是无关乎经国大业的“尺籍短书”。
- 二、它是“丛残小语”的缀合、杂录，每篇都很短小。
- 三、写法是以事喻理，说理为其终极目的。
- 四、内容十分庞杂，几乎包括了各类题材、各种知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没有像汉代那样直接论述小说的文字，但在个别作者谈自己小说的话里和有关的片言只语记载中，还是可以知道这个时期人对小说的某些看法。

例如，《魏略》在谈到邯郸淳与曹植见面时，说植“科头拍

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①。这里把“俳优”作为小说的限制定语，又把“俳优小说”与其它娱乐活动相提并论，故可以断定，这里所说的小说，其内容当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实际上，邯郸淳也确实写过《笑林》一书。晋时陆云也作有同名的笑话书，直到南北朝时还有北齐阳松玠作有《解颐》。这都证明，在魏晋南北朝人心目中，小说确是包括了那些俳优谐谑故事在内。由此可见，这时期人关于小说概念的外延是继续沿着汉人的杂小说观念而更趋扩大、泛化了。这种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小说的发展壮大是起着推动的作用。

不过，在小说创作论方面，这时期人却继续受史传的制约而难以自拔，故而十分重视小说内容的真实不诬。如干宝在《搜神记序》中便一再强调自己写作前曾“考先志于载籍”、“访行事于故老”，虽“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但不是出于自己的主观想象和虚构。其他人也对干宝这种写实求真赞不绝口，称之为“鬼之董狐”^②。

不但干宝这样，其他的作者也都真的相信自己或他人所作小说之内容真实不诬。诚如鲁迅所说：“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③“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④

因此，当时人在评论小说优劣时，便把所写事迹真实与否作为一条重要甚至于首要的标准。于是乎，刚成书时“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⑤的裴启《语林》，仅

① 转引自《三国志·刘楨传》裴松之注。

② 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篇》“干宝向刘真长叙其《搜神记》”条。

③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

④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

⑤ 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篇》“裴郎作《语林》”条。